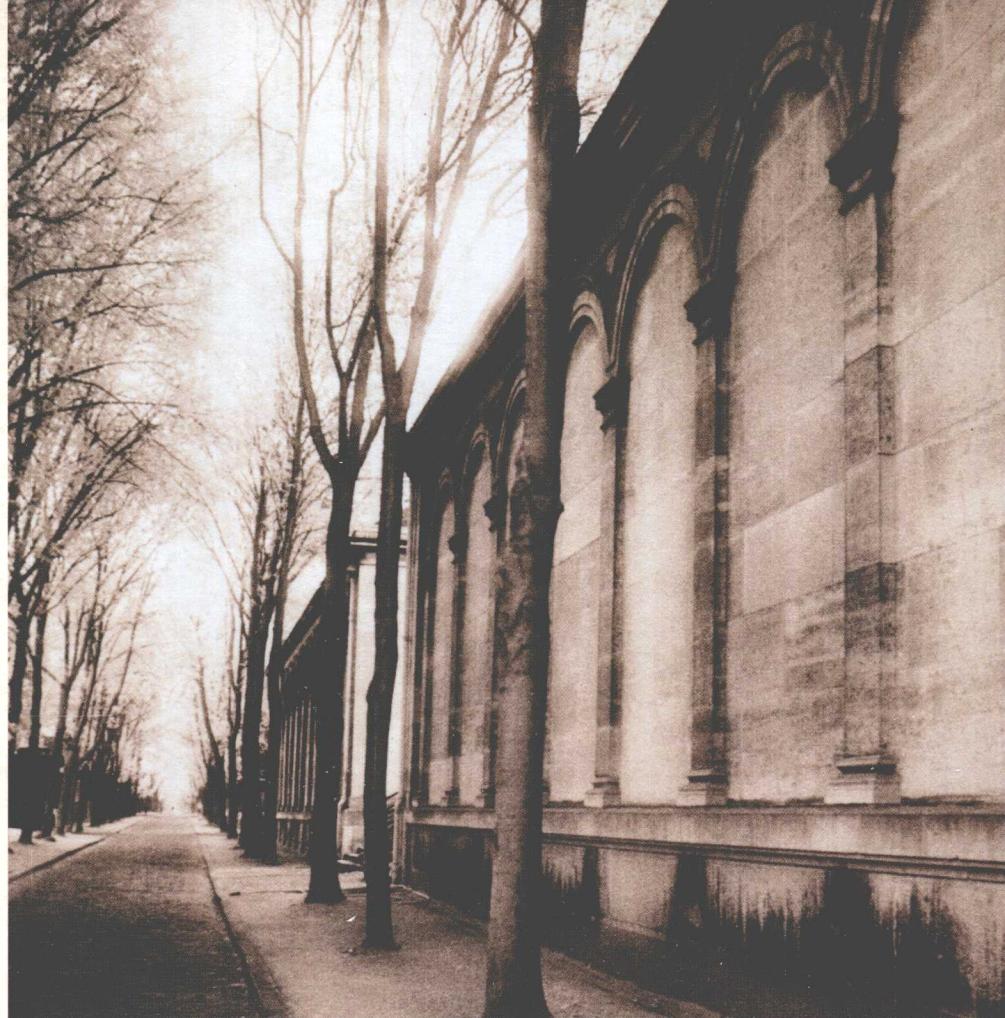


/流寓/怀乡/旅行/越界/思归/对话/



文学与世界想象 行旅

王德威 季进 /主编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



文学

行旅与世界想象

王德威 季进 / 主编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学行旅与世界想象 / 王德威, 季进主编.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7.4
ISBN 978-7-5343-8097-6

I. 文… II. ①王… ②季… III. 汉学—文集 IV.
K207.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44736 号

出版者	江苏教育出版社
社址	南京市马家街 31 号 邮编: 210009
网址	http://www.1088.com.cn
出版人	张胜勇
书名	文学行旅与世界想象
作者	王德威 季 进
责任编辑	管鹏鹏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嘉恒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厂址	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乡西冉村 259 号 电话: 010-88435200
开 本	940mm × 640mm 1/16
印 张	16.75
字 数	218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00 元
发 行 热 线	010-68002890 68003077

序

王德威

这本选集是根据第三届国际青年学者汉学会议的论文精选编纂而成。会议于 2005 年 6 月 18~20 日在苏州大学召开，主题是“文学行旅与世界想象”。共有来自中国、马来西亚、日本、韩国、德国、英国、捷克、美国、加拿大的青年学者 30 人与会。中国及海外各大学资深教授 20 余人也共襄盛举，担任主持或讲评。

我们以“行旅”作为会议主题，一方面呼应了近年学界对旅行、越界、对话、跨文化、学科的研究取向，一方面也希望为中国文学传统中流寓、游徙、怀乡、思归等主题赋予新意。准此，会议的聚焦点如下：

旅行的“中国性”：从古典到现代，中国经验与中国想象如何在地域、族裔、社会、文化等各种层面移动与转化；中文文学如何铭刻、再现这些经验与想象。

离散与迁移：随着华裔子民在海内或海外的迁徙、移民，甚至殖民经验，中文文学如何体验它的语言、族裔、典律的跨越问题。

翻译与文化生产：翻译（从文学、电影、戏剧各种的物质文化的转易）如何反映和再现中国与世界的对话经验？相关的文化生产又如何被体制化或边缘化？

世界想象：中文文学如何承载历史中域外书写或经验？多元跨国

的现代经验如何在歧异的语言环境中想象中国历史？

围绕着这四项重点，会议的 30 篇论文针对现代或古典各个不同时期、地域、文类的相关议题，撰写论文。与会者也各循不同的理论或方法在会议中相互对话辩难。不论是行旅还是旅行，都必须在时间与空间的坐标下呈现意义之所在。以时间而论，会议的论文自六朝而下，经过明代、清初、清末、“五四”和 20 世纪 30 年代、日据台湾时期、抗战时期、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以迄当代。以空间而论，则论文涵盖面尤其广阔，从六朝诗歌的游仙山水到当代动画的异想世界，从明代杨慎的发现西南到清初土人的流放东北，从长征到留美，从乙未割让台湾到伪满洲国的建立，从抗日大迁徙到出走东南亚，从国共对抗到全球化文化工业，从香港女子的全球旅行到上海宝贝的异国情缘，无不显示中国文学见证、铭刻行旅经验的驳杂性，与时俱进。

但在行旅所构成的时空坐标点中，更重要的是作为主体的行旅者如何移动、安顿或重新定义他们的位置。由中心到边缘，由故乡到异乡，由此岸到彼岸，只是有关行旅故事的开端。贬逐西南的杨慎、出使欧洲的郭嵩焘、流寓印度尼西亚的郁达夫、赤都朝圣的瞿秋白、流亡关内的萧红和萧军、殖民统治下的张文环、来去台湾大陆的张我军、经营异国情调的徐吁、寻找家史的王安忆、向往穆斯林的张承志、游走世界的黄碧云，还有抗拒马来西亚国族霸权的黄锦树，都是会议论者讨论的对象。个人主体的游离去来之外，还有集体主体的移形换位。长征的红军、唐人街的华裔社群，以及全球化下的文化、商业消费群体，都一再让我们体会行旅所内蕴的复杂向度，饶富政治、欲望、身体、身份、经济、权力、知识的取予让渡，早已超越传统的时空范畴。

在这样定义的行旅观念和实践中，翻译成为必要媒介现象。翻译指的不仅只是文字由洋而中或由古到今的传译，也指语义谱系、文化符号、物质和身体资源，乃至政治权利的诠释转圜。就此会议论文着墨颇多。如清末时期林纾的翻译/意译事业，凌淑华的双语写作事业，当代美日动画的翻译等，都点出了翻译的复杂环境和生产条件。翻译

不再只是“重现”或“再现”的手段，也是一种对意义，甚至法理“代表性”的磋商，一项知识和权力资源的对话。

这本论文集共收录十篇论文。辑一以清代为背景，从清初的士人的流放到清末的士人的流亡与留洋，见证清帝国的地理理论述如何从威加海内到涣散、越界、游移的历程。辑二讨论“五四”到抗战期间，启蒙和革命的“行旅”观念如何印证在书写、翻译、和政治实践的场域。辑三着重异国与祖国、他乡与故乡的辩证书写，由徐吁 20 世纪 40 年代的异国情调到黄碧云 90 年代的离散纪事，皆有可观。这些论文见解独到，论证翔实，在在让我们觉得后生可畏。未来的汉学研究的开拓，自然有赖他们的贡献。

目 录

辑一 从流放到留洋

- 时间与诗的流亡：乙未时期汉文学的离散现代性 高嘉谦(3)
是地即成土：弃人与弃地的交融与开展
——清初流放东北文士的“绝域”纪游 王学玲(33)
思乡症与怀古癖
——晚清海外行记的两个侧面 张 治(64)
越界与游移
——晚清旅美游记的域外想象与书写策略 尤静娴(92)

辑二 在启蒙与革命的路上

- “启蒙读本”：商务印书馆的《伊索寓言》译本与
近代文学及出版业 韩嵩文(Michael Hill)(123)
镜影乌托邦的短暂航程
——论瞿秋白游记中的异托邦想象 张历君(143)
从客厅到战场
——论丁西林的抗战喜剧 雷勤风(Christopher G. Rea)(165)

辑三 异国与祖国,他乡与故乡

- 徐吁小说的异国情调 罗恺思(Christopher Rosenmeier)(191)
一个女子的尤利西斯
——黄碧云小说中的行旅想象与家国认同 黄念欣(208)
“自我导向”与“他者导向”的叙事
——对读“水仙花”与严歌苓笔下的“唐人街” 蒲若茜(233)

附录:

文学行旅与世界想象

- “第三届国际青年学者汉学会议”综述
..... 王德威 季 进(255)

辑 一

从流放到留洋

时间与诗的流亡： 乙未时期汉文学的离散现代性

高嘉谦

一、境外、流寓与离散

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中国作为封闭的帝国开始对外有了新目光，一个从地理意义上的走向世界举动，迈开了帝国的蹒跚步伐，也撼动了摇摇欲坠的体质。从官方意义的官吏陆续出国游历考察、派驻外交使节、留学生赴洋深造，到民间士人的政治流亡、流寓、经商，老百姓的移民，新的流动版图其实铺陈了由外窥内的目光调整。就历史与思想的层面考察，这可以是中国近代化的思索起点。无论是士绅阶层，还是职业官僚，当着眼于知识分子的流动意义，每一趟的举步，都蕴含着新的经验结构与心灵目光。文化的播迁与碰撞，往往在知识分子的流动历程中带出了空间化的时间经验。移动的旅程是摆渡的时间，在心灵与形式之间探索种种新的可能。无论考察或流亡，周游各国的体会却加速检验古老帝国的衰颓时间。每一种新式的时间意象，都可视做每一流动的地理背后转换的时间意识。黄遵宪在伦敦写作《今别离》遭遇的是现代技术时间，却修正了千古以降诗词传统的离愁。

别绪，“安得如电光，一闪至君旁”写电报、“妾睡君或醒，君睡妾岂知”写时差、“自君镜匣来，入妾怀袖中”写照片。梁启超在往夏威夷的渡轮上以公历记载日记，康有为在日本悼念戊戌遇难弟兄的“百年夜雨神伤处”到流亡期间完成未来愿景的《大同书》、文人间交游共享的诗歌新意境“新世瑰奇异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与菽园论诗兼寄任公、孺博、曼宣》），甚至象征新图像时代的仙台医专的鲁迅“幻灯片事件”，都一并说明了地理的流动生成了需要被自我内在处理的“现代”时间意识。

是故，在具备文人性格的知识分子身上，出走与落脚之间，心灵的踪迹无异可以视为空间化的时间感。时代交替，文人在历史与未来之间回旋，敏锐的现代体验往往是文学生产的动机与动力。而文学发生意义的场所，在于启程、行旅、落迹，每一时间的缝隙都可能是一个现场，文学意义的现场。

作为汉语文学的发源地，中国大陆位处中心的视野长期作为被观察与参照的主流生产。而文人的境外流寓隐约预示了迥异的文学实践及可能。随着不同阶段的历史际遇，殖民、移民，任何形式的迁徙流动，重塑了心灵体验与存在之感。尤其清末民初恰是遭逢忧患世局，人口的大举迁徙与文人的移动，其实可以看做千年来文学体质与文学版图的重大转变。近代汉语文学的表述随着广泛的境外经验必然遭遇的异地、异族、异文化冲击，文人由外在因素影响（殖民、流亡、经商、出使，等等）而自主或被迫的迁徙中，体验的已是“现代”的氛围。这当中浮出地表的是西方帝国的殖民势力，挟带启蒙式的文明与技术，整顿了东方的存在体验与时间感。换言之，写在境外的汉语文学重新架构了文学的意识。近代的汉文学表征的不仅是悠远的汉语写作传统，而且是扣紧境外经验的生存之感所遭逢的现代性风暴。而境外的迁徙及行旅在某种程度上指向了离散意识（diaspora consciousness）正可说明举步与落脚的两难。当离散

这个词汇从犹太传统的解释范畴，扩大为涵摄了生存暴力威胁的被迫式散落及迁徙的社会学概念^①，更凸显了近代以降迁徙的历史现实。无论身份认同、文化归属、经济困境、异族矛盾，或多或少都在迁徙者身上留下印记。固然并非所有境外的写作者都有生命中难以承受的现实重担，但晚清以降的时代裂变所造成的生存结构经验的改变，身处南洋的汉语写作者，就其心灵及时间层面所折射的存在感，又岂能置于风暴之外。更精确的说法，文人在境外流动当中戚戚焉的存在体验，其实隐含了汉文学的新特质。就其现代性冲击的对照而言，近代汉文学具备了汉语的文学生产中别具现代意义的存在样态：飘零而自足，保守却求变。既以传统诗词寄寓家国胸怀，表征时事，却也相濡以沫以共享的传统教养所散发的光晕安顿已身，另谋出路。换言之，新旧、古典现代序列位移的时代缝隙中，文人在迁徙移动中的审美姿态及存在感性，诉诸文学实践的精神结构，我们不妨以离散现代性概括之。最初的离散都从一段行旅作为起点，有的短暂流寓，有的长期移居，有的继续流动迁徙，循环不息。个中的差异，不在时间长短，也不在旅程多寡，或有无归返故乡。而本文意图以离散现代性勾勒的是一种在境外流动过程中建构文化主体与认同的存在特质。无论忧患之身与流亡之躯，写在境外都是一种越界及跨界。跨越的不仅是国界，而且是心灵与时间的边境。于是，我们不妨扩大解释：所谓离散，始于行旅却不止于行旅，而是迁徙中游移的主体意识及认同。这不局限于霍尔（Stuart Hall）所指称的文化身份^②，还包括本文所关注的现代性意义上的审美意识：以诗存身。

^① Paul Gilroy, “Diaspora and the Detours of Identity” Kathryn Woodward ed.,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7, p. 318.

^② Stuart Hall,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Jonathan Rutherford ed.,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pp. 222~237.

无可否认，中国人的旅行经验开始得很早。^①早在汉代的史书就记载了班超、张骞等人的异域见闻。而唐代以降的玄奘《大唐西域记》、郑和下西洋时绘制的航海图及其助手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巩珍的《西洋番国志》等记载旅程的文献，对于域外经验的风土民情叙述，也从不马虎。不过这些素朴的旅行笔记，大体仍作为单纯行旅中的相应产物。直到清代 1842 年鸦片战争时期的魏源，一位从未跨出中国封闭疆界的文人，却在历代中外文献资料中考察撰述了在中国地理学上具备重大意义的《海国图志》，以纸上的文字地图深远地拓开了清帝国底下知识分子的视域。“师夷长技以制夷”作为地图背后的目光，由外窥内，倒置上下，因此天朝自尊、夷狄位阶都有着转变，在地理认识与想象空间上影响了诸多晚清时刻走出帝国僵固空气的知识分子。因为帝国存亡的危机，现代科技器械导引的战争败局，西方文明主导的现代经验，在时代的趋势中逼使着有识之士的主动及被迫出走，从而在外交、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面向深刻启动了中国前所未有的巨变。

但出走的当下，除了避难与讨生活的中下层的流民及难民，其余在文化及文学场中具有象征意义，甚至具备文化资本(capital)的硕学通儒、知识官僚、感性文人、绅商阶层，流动的踪迹就不仅是个体意义的行旅。因此本文的目光，锁定在走出晚清时刻，知识阶层的文人离境以后发生的文学流动意义及文学生产的可能。摊开文人的流亡、流寓路线，推敲可能绘制的文学地图，可以发现文人坐标的位移启动不仅是文学的离境，还是文学在新的地理空间意义上有了特殊的经结构。若以传统词汇的“域外经验”描述近代汉文学的旅行遭遇，有趣味

^① 关于这些历史旅行文献，中华书局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刊印了《中外交通史籍丛刊》的系列书籍，且在近年多次再版。而清帝国晚期的旅行文献著述，则有钟叔河整理主编了《走向世界丛书》系列，先后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及岳麓书社出版。而台湾地区就地理学文献的整理，则有王锡祺辑编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刊行。

的部分不一定是窥异猎奇的“域外”，而是伴随行旅无以回避的文学生产空间。从三界（诗界、文界、小说界）革命掀开序幕的近代文学历程，着眼在区域流动的界面，旅程的足迹往往是最值得注意的部分。走出中国大陆，活跃周游在台湾、香港、澳门地区，日本、南洋的所谓“旧文学”文人，屈指一数就有黄遵宪、梁启超、康有为、丘逢甲、章太炎、丘菽园、潘飞声、许南英等人。而新文学时期，因为留学流亡、日本侵华等因素在东亚、东南亚区域流动的文人，也有胡适、鲁迅、苏曼殊、周作人、郁达夫、郭沫若、陈独秀、张我军、刘呐鸥、钟理和、胡愈之等等，洋洋洒洒一长串。^① 这些行旅者有的短暂逗留、有的流离颠沛、有的落地生根、有的埋骨异地，其自身单纯或复杂的旅程形式不一，古往今来也不足为奇。流动旅程的背后固有家族谱系、个体生命与时代氛围的描绘。但文学的意义不纯然响应个人生命体验，恰是可以探勘旅程中文人相互缠结且相应开展的文化生产。诗文唱和的文字因缘，交游接应的公共事业，活络了晚清民初时刻汉文学的想象与实践空间。

在这群流动者的历史图像中，可以初步勾勒几个近代汉文学的播迁形态及文人的流动类型。从派驻使节、官方游历及考察经验开始，这些走出中国疆界的使节大体具备文人特质。在感受异域经验之际，转化而成的文学目光与养分，滋养着文学形式的思考。学者饶宗颐就新加坡个案所分列的三种文学类型考察：“日记、游记”、“地志、杂述”、“散文、诗、词”^②，大体揭示了数量相当庞大的境外“旅行文献”。这其实可以看做是寄存了“异域”档案的汉文学书库。书库往内刺激文人想象与知识经验，往外则延伸为文学离境的生产空间，汉文学流动的档案夹。无论是有幸成册的文学作品，如驻日期间黄遵宪的《日本杂

^① 这部分的名单，可以参考林庆彰主编的系列丛书《近代知识分子在日本》，台北：万卷楼，2002年。《近代知识分子在日本》，台北：万卷楼，2003年。《日治时期台湾知识分子在中国》，台北：台北市文献委员会，2004年。饶宗颐：《新加坡古事记》，香港：中文大学，1994年。骆明总编：《南来作家研究资料》，新加坡：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2003年。

^② 饶宗颐：《新加坡古事记》，香港：中文大学，1994年。其分类中还有史料性质的“实录类”及“政书、公牍类”。

事诗》(1879)、左稟隆驻新加坡时期(1881~1891)的《勤勉堂诗钞》，还是众多散落于文集及报刊当中聊备一格的篇章，这些因流动经验生成的文学终要在汉文学网络中建制归档。我们可以视其为“使节型”的流寓型态。由于跨步出境的意愿，有其主动求知与政治的现实考虑。域外生命体验尤其敏锐，也担负教化与传达新知之功能。换言之，个体目光的调整，其实是拓展背后的集体视域。文学的境外遭遇，着眼经验层次的实证面，其内在反思落实于文学表达格式，相应有了改革的需求。文人在境外的写作现场，可以说共享着后来梁启超倡导的“新民”氛围。在结构意义上，汉文学是主动生成应变的主体，向新兴现场开放。

第二种因为家国氛围而出走，也同样揭开帝国之眼的流动文人，可以视为“流亡者”。因政治力量的压迫及国家局势的崩溃，主动或被动的流寓，都蒙上了政治流亡的意味。维新失败避走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等固然是典型的亡命天涯，而乙未割台后的丘逢甲、许南英，或滞返台湾隐遁余生者如洪弃生、王松等人，肩负的依旧是时代流亡包袱。走在家国之外，客寓他方，既可以是地理意义，又何尝不是心灵版图。综观其一生的流动足迹，构筑故旧诗友网络，抒发忧国之胸怀以寄乱离之身，如同是延长遗民空间。相对历代遗民形态，值此世纪与新旧交替的遗民，重复了传统的结社唱和，却开展了焦虑的救国抱负。特殊的“现代”处境(新兴异国势力、文明与技术)有效地将乡愁及黍离之悲转化为介入时代的契机。流动本身可以调度流亡光环，另辟事业战场。无论是政治意义的革命保皇，还是文教理想的保教保种，政治或文化遗民都是一体两面。文学的实践意义，着眼的应是资源挪移，那移植往外的现场，是另一个文化想象与政治舞台。

至于相对于官方意义的民间行旅，无论商业贸易、旅游过境或谋生移居，既没有政治光谱，也相对欠缺文化加持。他们一般没有巨大的文化象征，只是乱离之世以文字汲汲营生的文人。这应该是“最大宗”的流寓文人。清末时刻受聘新加坡《叻报》主笔的叶季允是如此，

辛亥革命以后的新文学南来文人如巴人、艾芜等更多的例子也是这样。其中除了郁达夫的失踪南方还有几分影响力及传奇意味，真正移居异地而能有所开展，另起炉灶的还当属晚清时刻流寓新加坡的丘菽园为重要起点。早期南洋财力雄厚的流寓者不乏其人。从学徒崛起为事业家的陈嘉庚，在砂劳越拓殖有成，参与办报、革命事业的黄乃裳也是著名例子。但丘菽园的巨商家庭背景，搭配其深厚的文学根底，相对为其文人习性与实践能力创造了更大的挥洒空间。从文社、办报、兴学，接济文人政治活动，所有近代文教及政治事业他几乎全力动员也参与其中。而文学场的作用隐然成形。挪用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的理论，文学之于此等流寓文人，成了功能性的“耗费”(Expenditure)资本。这可以命名为第三种“名士型”流寓文人。

无论名士风流还是饱满自足的文化资产，流寓而移居异地，作为忧患时代的新兴知识分子，他的舞台需要文化光环的中介。网络中原文人南渡，主持南洋的文化事业，文学耗费的背后积累为当地文学空间的资产，推动地方文教建设。丘菽园能够调度的资源多，实践力强，且同时开辟多个活动场。其搭建的舞台以儒者之姿回应近代中国局势，也招收弟子延续自身的文化教养。在文教蛮荒的南洋，丘菽园是新兴文化场的明灯，一个文学起点的象征。可惜急速耗损的财富却与个人文学与文化事业的式微成正比。但丘菽园到底为边陲南洋的文教打开了局面。

二、汉文学的地图与空间

各类型的流寓文人所建设的文学空间，其中颇具观察意义的则是相应而起的文学公共领域。文人办报、组织诗文社、推行儒学、孔教运动、办学堂等公开活动，都在不同程度上开辟了文学园地及推动文化存续。文人交游的相互响应及抬举，应是文学公共领域背后的轴线。流动、流寓、流亡三种表述，仿如三种姿态。但文人在区域文学空间相互交织迭错的交游网络，却是一体的汉文学经验。相对不同的离散路